

# 從江南到東北

(兩個國民黨軍下級軍官的日記)

時事研究會出版

## 編印小記

這兩束日記是民主聯軍於徐家屯，沙嶺被迫進行自衛的戰鬥中繳獲，而連續在『遼』  
『日報』上發表的。

從這兩位國民黨軍的下級軍官的日記中，我們可以清清楚楚看出，東北內戰是怎樣回事。十四年前，當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者佔東北時，望風而逃，堅持不抵抗政策的「先們」，將東北父老兄弟姊妹拋棄在侵略者的鐵蹄下；而現在，當我們剛被蘇聯紅軍與日聯軍解放出來時，他們就不惜從遼遠的印度緬甸將所謂「中國陸軍的標準」調來，着「美國精銳武器」，同東北父老與他們的子弟兵民主聯軍干戈相見了。反動派的這種悖逆行爲，不僅爲老百姓所反對，就是他們的下級軍官所渴望的也不是這個，而是「四億五千萬倉生之幸福」，與爹媽，「棗妹」的團圓。這日記正表現了那些下級軍官的思想 and 情緒。

我們不知道這日記如何達到民主聯軍的手中，因此也就未知兩位作者目下已是人民軍隊的俘虜呢？抑或仍然作着「不願去作我不忍心去作的事」呢？甚而至於橫在遍野的屍屍之間，爲野狗與烏鴉聚斂呢？雖然「本部自印出發以來，只有進，不知退，」但這日記之能以在這里公諸國人，不就說明他們並沒有「一鼓殲滅」了別人，而是適得其反嗎？嗟呼！「中國執政的先生們」！人民何辜？下級軍官與士兵何辜？

日記中引李白詩應爲：「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。」其他別字很多，標點符號亦多不當，但編者毫末加一絲改正，悉依舊樣，以存其真。

新六軍廿二師六  
十六團二連文書

李 滌 生 日 記

九月二日 星期三

無 友 語 面

假如我們中國仍不團結，仍舊內戰，那真是危險極了，國際地位降低，自己不爭氣，自己都不能治理，還有餘力幫助人家嗎？物必先腐而後蟲生，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。中國執政的先生們，再不要鬧意見了！趕快乘此千載難過之良機，團結一致，來建設一個富強康樂的新中國，為民所有，為民所治，為民所享；否則將陷中國四萬萬人於萬劫不復之地獄。

一月三日 星期四

人無朋友，如魚無水，魚無水不能活，而人無朋友又怎樣過活下去呢？唉！我何時與我友語面？

一月四日 星期五

棄我去者昨日之不可留，亂我心者今日之多煩憂，國事如斯殊為惋惜，國家大事非我等

小兵担心，因今日國事之不振，而直接影響我們小兵之身上，爲了自己，更爲了其他千百萬與我一條命運的人，我焉不能憂心如焚呢？

一月六日星期日

今日報紙發表×德遜將軍招待滬新聞記者談話云：我軍即將海運東北，而我們同志中大多數都怕到北方去，原因是怕冷。

老實說：在我李滌生的腦子裡，根本就沒有「怕」字，我什麼都不怕，唯一的怕是怕自己，因爲我的敵人我可以用我的勇氣去撲滅他，怕我有心中賊我最怕不過，假如我不能戰勝他，我將整個的擊滅，所以我時刻都不能放鬆我自己，從今天起忍受痛苦，咬牙與自己血戰場。

一月七日星期一

中國現在正鬧黨派，有主張各黨各派執政的，有主張一黨專政的，到底是那一樣好呢？今天起我應有正確的人生觀——應該爲真理正義——從今日起作一個政治家，作一個政治家應該有遠大的眼光，能看到世界的全部，不要只看到黨或派。

一月八日星期二

近日戰爭又轉佳了，這是好現象，協商會也快開了，內戰可在明後日停戰，只要內戰一停，交通恢復，國事一天一天就可以好轉了。

到北方去，天天在喊，但何時動身呢？又不是老在這裡，真是使人不安之至！快點吧，我們馬上走啊！

一月九日星期三

唉！今天中國的寄生蟲太多了，半死人也太多了，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份子。

國事一天一天的好轉了，國家的一切將決定在明（十）日之政治協商會，此會如果成功，實四億五千萬倉生之幸福，萬一不幸則後慮無窮，吾人拭目以待。

一月十日

我之所以消沉原因雖多，但是我缺乏人家給我安慰與鼓勵，沒有朋友來鼓勵我。

一月十一日

今天是中國和平曙光的第一天，中國的內戰經國民政府及中共雙方協議，於今日發出停

戰命令，並設軍事調處執行部監督實行。

一月十六日

下午六時上船，船因載汽車甚多，把地位佔去一半，所以甚擠。

外國人對秩序及守時間極爲重視，反過來看看我們自己是慚愧極了，既不守秩序，官長指揮又失當，鬧了一天還不能夠登船。

一月十七日

今天早晨起來連洗臉水都找不到，好像一群囚犯一樣，登人家船什麼都不能自由，唉！中國太窮了，中國窮而中國軍人更窮，以中國陸軍的標準的我軍，與美軍較之相形之下實在見拙。

今日上午八時由上海開船，今日離了上海，不知那日才回到江南。

一月二十日

十七號由上海開船。行了四天三夜於二十日上午十時達秦皇島。

一月二十一日

昨天夜晚把所有的衣物都集中來蓋，一個人睡在床上還覺得很冷，北方的氣候確比南方冷，海灘結冰已達一公尺厚，今天起得很早，洗了臉到火車站打一轉，回來檢查東西，因此次各連呢衣不在很多，檢查的結果等於零。這樣仍來找士兵的麻煩，真有點兒那個！

下午八時由秦皇島開車經山海關。火車飛馳電掣的走着，大風掠塵，驚沙撲面，遍地草木都黃黃的，北方與江南真是大大的不同，記海南方到現在這個時候已經處青山綠水的，北方呢？死氣沉沉令人苦悶。

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

離鐵溝帶子

昨天晚上由秦皇島起程，經一晚半日之時間，於本日上午十二時到達錦縣，在本站停一  
分鐘，開車至溝帶子已五時半矣！

今天宿營一縫衣店老板家，生平第一次睡炕，很熱，晚上只蓋一床被都很熱。

一月二十五日

我營奉命開赴距溝帶子二十里之趙黃地駐防。天精神無安慰，苦極。

一月二十八日

近來不知怎的，心無所思，大概是沒有閱報的緣故吧！

近來的我，常常感到救喪，失望，悲觀，自己明知不當，却又無可奈何，唉！

一月二十九日

近來連夜失眠，夢寐不安，思家之故乎？昨天夜晚連夢母親三次，我與母親分別已十二年，不通音信已四年，我不知母親的存亡，「每逢佳節倍思母」我的心實在痛極了！母親啊！今世不知還能與你老人家見面否？你的不孝的兒子，罪該萬死，不孝之罪過於天。

一月三十日 趙黃地

好幾天沒有閱報，政協會是否開得有結果，我不得而知。精神焦悶之至！我真懷疑！內戰不是已經停止了嗎？爲什麼還打呢？中國如果仍無法消滅內戰，則前途真有不堪設想之一日，國際地位不但要降低，而國家民族的利益也非常危險。

一月三十一日 趙黃地

我實在不忍心去殺自己的同胞啊！唉！我們爲什麼還要自相慘殺呢？

二月一日

今天是陽曆二月一日，卅五年又過去一月了。在這一月份的當中，我們由上海遠渡重洋而來東北，這在我的生命史上也是值得紀念的一次。

我真的這樣長久下去，前途完了，假如有良心，馬上改過來，否則你的前途危險萬分。

二月二日

中國目前的狀態實在令人可嘆！何日澄清不得而知。

我們現在按兵不動，盼着還有調停的希望，可是我的這種希望終成了泡影，這幾天來戰雲密佈了！我們都在準備開赴前線，唉！不是双方都已下令停戰了嗎？爲什麼還要打呢？我自己昏昏沉沉的，我們不久就要開往前敵去了，便要和那無情的炮火相見了！我打死人家，人家打死我，都不過是這麼回事，唉！我真不忍中國人殺中國人。

二月七日

今天由趙黃地向前進十五里地，至胡家鎮。

我不願去作我不忍心去作的事，現在已逼我去作。目前的形勢是避免不了戰爭。唉！以美國精銳武器來內戰來殺自己的同胞，我根本反對，根本不贊成，但是我也是一個可憐

蠢，反抗又有甚麼用呢？唉！我也只得昧心去執行我的任務。與同胞拚命，我的心痛極了！

二月八日

今天上午九時由胡家鎮出發，今天盛會宿營，此地距盤山十五華里。

國事何時澄清？心緒如麻！

二月九日

今日上午八時左右開盛會出發，搜索向中心店前進。

二月十一日

今日上午八時四十五分由中心店動身，行程四十里，至西巷子宿營，今日途中極餓，到達目的地極爲疲勞，途中未發現敵踪。（指民主聯軍——編者）

二月十二日

今天行十二里路，夜宿富家鎮。

今天未發現敵踪，共軍到那裡去了？怎麼不見呢？（是民主聯軍爲顧全大局，自行忍讓

撤退了——編者

二月十四日

作戰以來心灰意冷，心如火焚，苦如傾訴，中國人殺中國人，令人寒心中國真的長期內戰。則元氣必喪，非亡國不可。中國有血性有志氣的人，誰願來屠殺自己的同胞呢？

二月十六日

趙誌 富家驥

這幾天在這裡休息，不知前方情況如何？心焦如焚。

難道說我們就真的忍受長期內戰嗎？天知道！

中國的事情真使人難以猜透啊！



新六軍廿二師六  
十四團九連排長

## 陸中傑日記

一月三十日（古曆十二月二十八日）星期三

沒有事，真好日子，上午訂好這本日記本，到市場走了一趟，回來就開飯了。

咳嗽與流鼻涕好了，但嘴仍是燒灼未好，腳又扯裂非常疼痛。

下午團本部又有個通報，規定多餘的行李打包，自形勢上看來是又要出發了，但不知道是打「共匪」還是到哈爾濱去。

二月一日（古曆十二月廿日）星期五

駒光易逝，馬齒徒增，在轉瞬當中又是舊習慣的除舊歲，檢討全年毫無寸進，上半年在軍二分校過着艱苦生活，結果終歸裁撤，近來數月又是離鄉背井，千里奔波，弄一個事不遂

心。如騎虎之勢不能下背，長年的光陰就是這樣的消磨。

我前次離家還是不遠的距離，但剛拜別爹媽向旅途前進的時候，却聽到爹說「連今年算已經整整七年，沒在家過年了，這回你可要早些回來啊！」

想平常我雖不在家，但其餘的却能團團圓圓歡歡樂樂的在一起過年。而今年忽然與大哥分居，僅是爹媽弟妹與我的柔妹在一起過年了，爹媽一定會更覺得酸心！

每逢佳節倍思親，現在也居然想起家來了，何時能得再團圓哪！爹媽！淚止不住了！

二月三日（農曆一月二日）星期日晴

上午團長檢查內務及武器彈藥，忙了一天，我因新來，一切托排付指揮，甚為努力。

二月五日（古曆一月五日）星期二陰

上午各班將留存的包，又重新打了一下，較之整齊。

下午第一次集全排訓話。

晚上連長又訓話，一、關於檢查內務的規定；二、與當地的民衆不要洩露秘密，不要暴

露企圖。三、要多運動。

二月六日（古曆一月六日）星期三

從上午寫了一封家信，兩封覆信，就是一天。

晚上與排副拆卸沖鋒槍，並互相研究，可惜他是沒有多的學問，服務軍中已有相當歷史，說話有點吹，使我都難過，但他的年歲歷史均在我上，又不得不對他加以原諒。

二月七日（古曆一月七日）星期四

早晨正帶着部隊在運動，連長派傳令兵來說：要我到連部集合出發。說有任務「本團與六六團奉令掃蕩離此一二百里地之「共匪」，將背包打好，隨時有命令來即出發」返排後將任務告知本排，規定背包的方式就解散了。

上午至各班檢查，下午就試槍與手溜彈，可惜我自己這條沖鋒槍有點毛病，有時不能連發，真是美中不足，後又教傳令兵在戰時傳達命令千萬不能錯誤，否則排之勝敗就係在你身。

夜晚連長講話，又發了不少牢騷，其實是對何排長，我自從到連上從形勢上看來，連長與何排長是有點不對頭，剛才連長又請我吃餃子，對我說了些好聽的話，到現已十時才回排

來。

唉！又要打仗了，都是中國人有什麼打頭？天哪！還是和平了吧！爹媽聽見這個消息不知要怎麼着急呢？其實我也不是怕打仗，只是想不到從遼遠的南方開到這裏挨冷受凍，結果還鬧不和平，還自己打自己人太傷腦筋了！

二月八日（古元月八日）星期五晴

晚上作了一夜惡夢，早晨起來頭總是昏沉沉的。

奉命出發至溝北宿營，六六團在前邊。看情形是真要好好幹一下了，抽空把槍彈都擦拭了一番。

二月九日（古元月八日）星期六晴

早晨七點鐘出發，本排爲尖兵排，在連之先頭，情況一步緊一步，不知那部份已發現了目標，和共軍接上了火，斷斷續續的砲聲頻頻入耳，到今天把大衣都放在馬車上，所以輕快的多了。

至下午到何村宿營，那機槍聲音就在不遠，本連改爲豫備隊，保守師部在後面，晚上連

長又派本排去一個班到七連去聯絡。不公！我非常不願意。

二月十日（古元月九日）星期日晴

今天休息一天，聽說共軍業已退，我六六團佔了盤山，傷亡極少。

上午買了一隻雞兩斤肉，請各班長大吃一頓。

二月十一日（古元月十日）星期一晴

昨天團長來一兩個手令；要一定歸還建制，師長不需。

今天又向高坪推進十五里。

宿營時，本排奉令爲排哨，警戒全連，駐蘇家窩棚。

二月十二日（古元月十一日）星期二晴

今天脫離師部，歸還建制。走了五里到孫家窩棚。

二月十三日（古元月十二日）星期三晴

今到台安，團已前進十五里，我營在董坪宿營，剛將陣地配備好，準備洗臉，忽奉令馬上出發，說一營已打上了，並且傷兵已陸續的下來了。

時。

敵人還是退却了，馬上又前進十八里宿營，本排單獨擔任警戒，離敵約五里，對敵對口令先是「努力前進」「努力攻擊」後又改成「武術」「變換表尺」

二月十四日（古元月十三日）星期四

昨日敵營（第一營）在西佛牛莊發見敵人，當即展開激戰，後二營又趕到了兩個包圍敵人，欲一鼓氣，將其消滅，但雙方死傷均甚重，今天我營通過，見屍屍遍野，慘不忍觀，真所謂：「戰功成，萬骨枯」

日本投降後還這樣自己打自己，又何怪別人輕視呢？沿途共軍貼的標語到處皆是。

二月十五日（古元月十四日）星期五

昨日上午七時半團部及直屬部隊循台遼公路跟縱一二營，追擊敵人，薄暮光景均抵達中縣城。敵軍又自動退去。（爲了和平忍痛讓台安，再讓遼中；……編者）

今天離四里地有敵人固守，我營仍是前進，我連爲尖兵連，本排爲尖兵排，在全營之先頭，真是用了全幅精神，本排小心前進，以爲非打上不可，結果並未遇到情況真是大幸。（

不是大幸而是照顧大局再讓一步……編者)

聽說媽媽街駐有敵軍數千，豫定明日將其殲滅，大概一場惡戰總是免不了吧？

二月十六日（正月十五日）星期六晴

今天是古歷元宵佳節，我營仍向前推進，間離此五六里之處左右均有敵人，第八連走右翼，從沙溝子前往媽媽街，我連與七連走左翼，佔領肖寨門，敵人均自動退去，未加抵抗，頗爲奇怪。（一讓再讓三讓……編者）

聽說本團之任務只是到遼中止，明天大概還要退回來沙溝子，或徐家屯，本部自印出發以來，只有進，不知退，如真退的話，於軍心民心不無大影響，這可見上面之計劃尺週詳，如只到遼中止，今天又何必到此媽媽街呢？

晚上明月如畫，天幕上補助了稀稀的慘棋的疏星，在這平原上觀望九時多，在東西南三方略間斷續之槍聲，心緒不寧，難已入夢，不由得思想起家來了，這樣下去的話，什麼時候才能和親人見面呢？夜半了，又起身，拿起筆來寫，但滿腹愁悵，從何寫起呢？算了吧！明天還要行軍，說不定還會有戰鬪。

